

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 剧作集 ⑧

话剧儿童剧木偶剧卷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 剧作集 ⑧

话剧儿童剧木偶剧卷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话剧

精品剧目

3	话剧《商鞅》
53	话剧《父亲》
99	话剧《虎踞钟山》
161	话剧《万家灯火》
257	话剧《黄土谣》
301	话剧《凌河影人》
349	话剧《生死场》
409	话剧《立秋》
455	话剧《我在天堂等你》
511	话剧《郭双印连他乡党》
571	话剧《天籁》

精品提名剧目

629	话剧《爱尔纳·突击》
681	话剧《叫我一声哥》

733	话剧《为你喝彩》
787	话剧《又一个黎明》
831	话剧《平头百姓》
893	话剧《秋天的二人转》
957	话剧《望天吼》
1011	话剧《沧海争流》
1061	话剧《“厄尔尼诺”报告》
1113	话剧《十三行商人》
1167	话剧《移民金大花》
1231	话剧《南越王》

儿童剧

精品剧目

1283	儿童剧《一二三，起步走》
1341	儿童剧《红领巾》
1381	儿童剧《宝贝儿》
1423	儿童剧《柠檬黄的味道》

精品提名剧目

1477	儿童剧《春雨沙沙》
------	-----------

1517	儿童剧《二小放牛郎》
1561	儿童剧《月光摇篮曲》
1601	儿童剧《青春跑道》

木偶剧

精品提名剧目

1645	人偶戏《鹿回头》
1699	木偶戏《钦差大臣》

序

〔金秋时节，山西晋中地区丰收鼓乐过场。

〔乐声远去，马洪翰领着一个小男孩上。

马洪翰（喃喃地）立秋啦！立秋啦！……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吃烙饼不苍老，不苍老吃烙饼。

男 童 老爷爷，我不吃烙饼。

马洪翰 你想吃啥，孩子？

男 童 老爷爷，我想吃刀削面！

马洪翰 一听就是个山西娃，就好吃个面。

〔一阵秋风吹来，落叶飘零。

男 童（拾起树叶）老爷爷，树叶落了……

马洪翰（感慨地）大风起兮……安得猛士兮……

〔随着渐强的马洪翰的吟诗，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非常时期的马家大院呈现在观众眼前。

〔花厅。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书房。舞台另一侧是高耸的绣楼。

〔虽然时近立秋，但天气依然暑热，树上知了不知疲倦地合鸣。

〔马洪翰身着白绸长衫，倒背手立于家训屏风前，一束阳光透过雕花窗棂照射在他身上，宛如一座仰天长啸的塑像。

〔众家人齐诵家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

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朗诵声与知了秋鸣交相呼应。

〔赵成才焦急上，手中拿着电报，向管家马用示意。马用接过电报，向马洪翰走去。众互相观望，念声渐小渐小，马洪翰突然以扇击案，念声恢复如常。马用退下。家训读后，众悄然退下。

〔赵成才及管家手持电报上前。

赵成才 总经理，总经理……

马 用 老爷，电报……

马洪翰 念！

赵成才 沈阳来电——时局动荡，殃及票号，商家囤货，急需现银救市！
徐州来电——库银已尽，无力支撑。汉口来电——金融风暴，挤兑成潮！广州来电——客户流散，门庭冷落！上海来电——西式银行，难以抵挡，何去何从，时不待我！

马洪翰 （慢慢转身）可叹富甲天下傲视四海数百年的晋商后裔，竟然如此懦弱胆怯！想我先祖创业，经过多少风狂雨骤，从不低头！而今这点沟沟坎坎就跨不过去了？！我就不信这个邪！赵经理，打电报回告各地分号，要他们挺住，要像骆驼一样昂头挺胸。再告诉他们，我马洪翰自有办法！

赵成才 是，总经理。（欲下）

马洪翰 回来！你再催一催彼得堡的欠款、山西政府的借款。再问一问北京天津的情况怎样？

赵成才 这就去办！（下）

马洪翰 （控制着自己焦躁的情绪）马用……

马 用 老爷！

马洪翰 今天立秋？

马 用 是，老爷，今天立秋。

马洪翰 一切照旧，立秋吃烙饼，给伙计们发赏银，请戏班子唱戏……

马 用 这些老太太都吩咐过了。

〔一阵秋风声。〕

马洪翰 今年的秋风起得好快，来得好猛啊……（吟诵）大风起兮云飞扬……知道后两句吗？

马 用 知道，知道。“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马洪翰 哈哈……哈哈！

〔凤鸣陪老太太上，众丫环随后。〕

老太太 天好热啊，秋老虎杀人不用刀啊……

马洪翰 是啊，娘，外面的太阳好毒啊，晒得人快流油了！（收藏电报）

老太太 洪翰……

马洪翰 娘，天太热，您回屋歇着去吧。

老太太 我要等我那留洋回来的孙女婿昌仁！

马洪翰 娘，等您这宝贝孙女的婚事一办，可就了却了您这当奶奶的心愿了！

老太太 这难道不是你们当爹妈的心愿？

凤 鸣 是啊，瑶琴日想夜盼的，在绣楼上等了六年了！

马洪翰 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马总管，只要昌仁少爷一到，马上挂红灯点红烛！

马 用 放心吧，两年前就准备好了！

〔绣楼上传来哀怨凄楚的琴声。〕

〔晋中民歌：〕

弯弯的月儿挂夜空，

小妹妹（我）在绣楼上数星星，

星星啊星星你告诉我，

小妹妹（我）何时下楼挂红灯？

马洪翰 这是瑶琴唱的吗？

凤 鸣 是瑶琴在唱呀。

老太太 连你闺女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瑶琴在绣楼上。〕

瑶 琴 让我下楼！让我下楼！（往楼下扔东西）

春 兰
秋 菊 小姐，别扔了，别扔了！

瑶 琴 爹，您就开恩，让我下楼吧！（继续扔东西）

马洪翰 这成什么体统！哪有不到时候姑娘家自己嚷嚷着要下楼的！

风 鸣 （捡起地上的东西）六年了，她关在楼上六年了，天天就是读书、写字、弹琴，她是憋得慌啊……

马洪翰 憋得慌？不憋能有好女人吗？咱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哪个不是在绣楼上调教出来的！

瑶 琴 （在楼上）绣楼上太寂寞，太苦闷了，我一天也不想再待了！

老太太 瑶琴呐，我的好孙女，听奶奶说，九十九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再忍它半晌一宿的，等昌仁一回来，立马让你下楼！

瑶 琴 两年前就说他立秋回来，立秋回来，可至今还不见人影。娘，谁知道我会不会在绣楼上空等一辈子哪？

风 鸣 瑶琴，不许胡说！昌仁就要回来了。（转身拭泪）

瑶 琴 （威胁地）不让我下楼，我就跳楼！

老太太 瑶琴，不敢乱来！

马洪翰 （爆发地）反了你了！跳吧，跳吧，你敢跳下来，摔断腿，没人娶你！

〔瑶琴不语、凝望天空……〕

老太太 洪翰啊，话说得太绝情了吧，大院里女人受的罪，你们男人知道多少？我在绣楼关了五年，你媳妇关了八年，白天数墙砖，晚上数星星，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哎，这是谁立下的规矩啊……（落泪）

〔瑶琴轻声哼唱那首民歌〕

马洪翰 娘，您别伤心，别生气，刚才我是急火攻心，说走了嘴。瑶琴啊〔瑶琴关上绣楼花窗。〕

马洪翰 好闺女，昌仁就要回来了，爹要好好给你们办喜事，让咱大院热热闹闹的。马用，戏班子请来了吗？

马 用 去请了。

马洪翰 那好，咱们去前厅（使眼色）商量商量戏码……

老太太 戏码咱娘儿俩在这儿商量。

〔马洪翰挥手，马用下。〕

马洪翰 娘，您想听哪出戏啊？

老太太 儿啊，你是在演哪出戏啊？

马洪翰 您这话是……

老太太 你有事瞒着我。年年你都是腊月二十三回家，今年还没到立秋你就跑回来了。你表面上平静如水，可娘看得出来，你心里在翻江倒海啊！

马洪翰 娘，我是特意提前回来等昌仁的，这可是瑶琴一辈子的大事！

老太太 你等的不仅仅是昌仁吧！把电报给我。

马洪翰 什么电报？

老太太 袖子里。

〔马洪翰递过电报。〕

老太太 你告诉娘，咱们丰德票号是不是到了生死关口了？

马洪翰 没那么严重……

老太太 娘只想听你一句实话，这个坎你能迈过去不？

马洪翰 娘，时局动荡，客户挤兑，放款一时收不回来，咱们丰德票号是遇到一些困难，这种事，又不是经历了一回两回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切我都安排妥当了！

凤 鸣 娘，您还信不过您儿子？

老太太 别说大话，真的没事？

马洪翰 有北京、天津的银子，彼得堡的欠款垫底，再大的风浪儿也不在乎。咱马家大院的院墙，可是山西的“紫禁城”啊，结实着呢！

老太太 北京紫禁城再结实，大清皇上不也倒了吗？！

马洪翰 皇上倒了，咱丰德票号可没倒啊！

老太太 大清倒了，咱丰德票号不倒……这天儿不对头，立秋没个立秋的

样，四时不正，不是好兆头啊！

马洪翰 风鸣，陪娘回屋歇着去吧！春兰、秋菊，扶老太太回屋了！

春 兰
秋 菊 是。（众陪老太太下）

〔马用领郝班主上。〕

马 用 老爷，这位就是四盛班郝班主！

郝班主 老爷！

马洪翰 郝班主，四盛班……“四盛班真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棒槌红，后面插的一杆旗……”

郝班主 老爷过奖了！

马洪翰 你们都有些什么戏码？

郝班主 本戏有《回荆州》、《双罗衫》、《蝴蝶杯》、《大劈棺》、《杀子报》、《铁弓缘》、《打金枝》、《凤仪亭》、《乾坤带》……

马洪翰 《六月雪》、《春秋笔》、《清风亭》……

郝班主 老爷真是行家！

马洪翰 略知一二罢了。（唱《清风亭》中叫板：“保儿他……”）

郝班主 《清风亭·认子》！

马 用 我们老爷最喜欢这出戏了，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马洪翰 多嘴了。

马 用 是，是。

郝班主 哎呀，老爷，我们班子里刚来一位老板，专唱《清风亭》，声情并茂，那才叫绝啊。您要喜欢，就叫他来这一出？

马洪翰 噢，这位老板姓什么？

郝班主 姓冯。

马洪翰 二马冯？

郝班主 二马冯。

马洪翰 多大年纪？

郝班主 二十多岁。

马洪翰 家住哪里？

郝班主 不太清楚。

马洪翰 好，就定二马冯，冯老板的《清风亭》！

郝班主 谢老爷！（马用领郝班主下）

〔二男仆抬着一块匾急上。〕

男仆甲 老爷！

马洪翰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男仆乙 匾……

马洪翰 （翻过来看，露出丰德票号字样）天津号匾！怎么烧成这样？

〔张克明戴礼帽、墨镜急上。〕

张克明 （跪下）老爷！

马洪翰 哎哎，你这是……

张克明 老爷，我张克明无能啊……

马洪翰 克明，快起来，坐下说话！（扶起张克明）大热天，怎么还戴着礼帽。（给他摘帽，发现他头上有伤）你头上有伤？（给他摘下墨镜）这眼睛？怎么闹的？路上遇到土匪了？

张克明 不是，我是从天津监狱出来的！

马洪翰 你进了监狱？

张克明 老爷，咱们的天津票号完了……（痛哭）

马洪翰 完了？怎么完的？

张克明 那天晚上，我正在账房里“轧账”，就听着外面嘭叭乱响，我心想，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鞭炮啊？敢情不是放炮，是打枪！

马洪翰 嗯？

张克明 街上有人喊，老少爷们儿，快跑啊，兵变了，烧城了！

马洪翰 兵变烧城？

张克明 叛兵土匪、地痞无赖纵火打劫，数千商户钱庄毁于一旦，唯我票号受害最甚。

马洪翰 库存银钱？

张克明 劫掠一空！

马洪翰 往来账目？

张克明 付之一炬！

马洪翰 伙计们呢？

张克明 大难临头各自飞！好端端的一座票号，就剩下这块匾了！

马洪翰 （如遭五雷轰顶，气得浑身发抖）后来呢？

张克明 大火刚熄，客户们都上门兑取现银，看我们拿不出银子，就硬说咱丰德不守信义，把票号告上了检察厅。

马洪翰 你怎么出的狱？

张克明 幸亏许凌翔副总经理从北京赶到，保我出狱，要不我就见不到老爷您了！

马洪翰 克明，我的好兄弟！你忠于职守，临危不惧，我马洪翰（深鞠一躬）永世不忘你的深情厚谊！

张克明 老爷，是我对不起您哪……

马洪翰 克明，你先住下，好好调养调养身子。

张克明 老爷，我没守住天津票号，有什么脸再待在丰德？！您让我回家吧。

马洪翰 不，你是我丰德仅有的几个顶身股，丰德不倒，洪翰不死，你的顶身股就照拿！

张克明 （大为感动）人都说老爷是山西真汉子，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诺言不悔，我谢老爷了！

马洪翰 一诺千金，是咱晋商存身立命的根本。如今乃多事之秋，正当同舟共济，你就留在总号吧。

〔赵成才上。〕

赵成才 总经理，北京分号来电，许副总经理今天就到。

马洪翰 太好了，正盼着他呢！

赵成才 （吞吞吐吐）……总经理，人心隔肚皮，世事难料呀！

马洪翰 噢？

赵成才（诡秘地）我听说许副总经理还在北京四处活动，要彻底放弃票号，联手组建商业银行！我还听说他的儿子昌仁从英国带回个女孩。

张克明 老爷……

马洪翰 克明、成才，我和许凌翔情同手足，乃生死之交。（挥手）

〔张克明、赵成才下。

马洪翰（来回踱步）这些天来，乱象纷呈，此起彼伏，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复杂的局面，真是宁静中透着暴野，平和中藏着杀机，往日游刃有余的智慧，好像瞬间荡然无存。凌翔啊，丰德票号每次遇到危难之事，都是你我联手度过的，我有太多的问题要和你商讨，听取你的意见啊！……

〔马用上。

马 用 老爷！

〔马洪翰不觉。

马 用 老爷！

马洪翰 啊？

马 用 许凌翔许老爷回来了。

马洪翰 想曹操，曹操到，快请他到书房！

马 用 他先去看老太太了！

二

〔老太太居所，两进大院，高大气派。

〔凤鸣检查瑶琴结婚前所需用品，拿起红兜端详。

春 兰 哎呀，真漂亮，瑶琴小姐穿上一定好看。

凤 鸣 娘，看我给瑶琴缝的。

老太太 缝得好。哎……

凤 鸣 娘，洪翰近来心烦气躁，我也替他担心啊……

老太太 他心里苦啊，千斤重担压在身，身边又没个人替他分担，要是江涛在……唉，八年了，一点儿音讯也没有……

凤 鸣 娘，不争气的孩子，您就别想他了！

老太太 谁说江涛不争气？他不就是不爱打算盘，喜欢唱口戏吗？可那当爹的抓起算盘就砸得他头破血流啊！

凤 鸣 娘……

老太太 他打江涛，可他忘了，他小时候不也爱哼哼几句吗？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许凌翔上。〕

许凌翔 姑妈。

老太太 哎哟，凌翔来了！

许凌翔 姑妈，说谁哪，谁不许百姓点灯啊？

老太太 谁是州官说谁！快坐，快坐！

〔凤鸣倒水，端过来。〕

凤 鸣 凌翔，喝水。

许凌翔 谢嫂子。

老太太 凌翔啊，你来得正好。你跟姑妈说实话，各地分号纷纷告急，可洪翰却说没有大碍，到底怎么回事？

许凌翔 （叹了一口气）姑妈，不瞒您说，改朝换代，时局动荡，整个票号、钱庄的情况都不好，很不好！特别是天津，票号钱庄被洗劫一空！

老太太 唉，真是屋漏更遭连阴雨啊！

许凌翔 我就是为了这事才赶回来的，丰德票号危机四伏，是该动手术的时候了。

老太太 凌翔你见多识广，进退有度，可洪翰他……禁得起这么折腾吗？

许凌翔 姑妈，我洪翰哥可是个有魄力的聪明人。

老太太 唉，姑妈老了……人老了，就爱唠叨，昌仁呢？

凤 鸣 他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

许凌翔 他在上海办事，今天就到。

老太太 瑶琴可等着他下楼呢！……

〔许凌翔面露难色。

仆 人 （远处喊声）老太太。

老太太 什么事呀？

仆 人 账房的伙计们都到齐了，就等您过去发赏银了。

老太太 好，我这就去。

仆 人 是。

老太太 凤鸣呀，你陪凌翔说说话，我去去就来。春兰、秋菊，跟我到账房去。

〔凌翔拾起凤鸣落下的手绢，递还给她。

凤 鸣 （有些慌乱地）洪翰怎么还不来啊……

凌 翔 凤鸣，大家都好吗？

凤 鸣 好，都好。

凌 翔 你呢？

凤 鸣 挺好的！

许凌翔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都老啦。

凤 鸣 孩子们都那么大了，我们……能不老吗！

许凌翔 凤鸣，有句话憋在我心底好多年了……

凤 鸣 那就让它埋在心里。

许凌翔 我只是想弄明白，当年你为什么没有等我回来？

凤 鸣 八年，我等了八年……这日子还少吗？

许凌翔 这八年我没有一天不想着绣楼上的你。

凤 鸣 可你要求取功名，赴京赶考。还要开办保晋矿务公司……你哪里还顾得上关在绣楼的我呀！

许凌翔 当时年轻，热血沸腾，事事都想争个先……

凤 鸣 绣楼上的岁月凄凉难耐，多少个日夜，我把像头发一样的白丝，搓成一根根的丝绳，又用胭脂染红了，把它们一根根地缠着，编

着，缠缠编编，编编缠缠……我把思念、希望和心血都缠了进去，编了进去……编成一个如意结想送给你。可是下楼了，我见的人不是我等的人，娶我的人不是我盼的人……

许凌翔 原来是这样……凤鸣，你一定在心里怨着我？

凤 鸣 人老了，感情也会长皱纹的，过去的事也都淡了，洪翰待我很好。凌翔，你我无缘，但愿孩子们比我们好。瞧，她们都准备上了。

许凌翔 这……

〔马洪翰上。

马洪翰 （快步走来）凌翔！

许凌翔 洪翰兄！

马洪翰 我等得你好苦哇！

许凌翔 哥！

马洪翰 你黑了，可显得更精神啦！

许凌翔 你瘦了，但还是那么硬朗！

马洪翰 凌翔，我新近得了一坛百年老酒。

许凌翔 那咱们哥俩得……

许凌翔 一醉方休。

凤 鸣 洪翰，昌仁今天就到。

马洪翰 好，好，立秋就是个好日子。凤鸣，去给凌翔做一碗他最爱吃的小炒肉刀削面。

凤 鸣 好，我这就去。（下）

马洪翰 情况不妙啊！看看这些电报吧。（拿出电报）

许凌翔 （翻翻电报）我就是为这些事回来的。洪翰兄，是该采取果断决策的时候了！

马洪翰 还是组建商业银行？

许凌翔 对，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和前两次可不一样啊。

马洪翰 有什么不一样的，头一次，光绪重用几个秀才搞改制，成立户部